



贝尔肯，我们是否与你谋而合？
Do We Happen to Have the Same View,
Belkin? ©彭一虹



看贝尔肯的作品，都有一种失落的心酸，琐碎的是非，风流肮脏的秘密，充满誓言的湿润空气，女人兴奋的芬芳，男人欲火中烧的酒气，温暖如春的性爱，一切都在进行中，而一切都已经过去，一场梦，已经醒来，留下来的只是怅然若失。虽然，贝尔肯并不善于向我们倾诉那些过去的历史，那些隐含着幸福意义的平常日子，而仅仅是冷静地把陈旧的照片翻来覆去，在画面上堆积起来，又分别漫不经心，一张一张地向我们展示。这似乎在暗示什么。我们真希望与贝尔肯不谋而合。

可是，发现伊甸园比离开她要简单得多。贝尔肯的伊甸园更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，无限的风光，令人眩目的色彩，美妙绝伦的人间天堂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中。翻黄的记忆在时间的流逝中一页一页退去了往日的温馨，变得越来越冷漠，难以捉摸，甚至有了挑衅性的自以为是，渐渐成为挑战我们的代码和符号。贝尔肯把我们卸在这里，阅读历史中的隐喻故事，这些隐喻让我们重新把昏暗的过去变得晴朗透明。

《房子》算是最直白的故事，整个画面只是墙上挂的一个镜框，镜框里大小小有23张照片，有的照片已经脱落，留下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镜框的玻璃也破碎了，残存的玻璃片伸出冰冷尖锐的角。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有男人、女人、小孩，都是些规规矩矩的人，眼睛全都盯着正前方。小孩和小孩并排站着，还有几处野外的景色。人影渺小，但都一律向我们的方向看齐。他们守候着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心情，他们注视我们的那一瞬间赋予了现在的意义，这种意义局限在这个小小的方木框内，他们与方寸内外的人们相会，但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。其余的一切，后来的故事，人去楼空的景象，被遗弃、被丢弃的他们，是否被安排他们聚会的那双手遗忘，而那双手的人呢？间或也经历一场同样的命运，又何尝不可能呢？最怅惘的大概是眼下看着这一切的人，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所掌握，另一些人又被另一些人所控制，所以，总有一些人的命运就像照片中的人一样，他们的此时此景更像一首《伤心的咖啡馆之歌》，让人有了心酸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由内及外，缓慢地充满周围平静的空间，构成一幅空落、飘零的人生图景。

不过，在贝尔肯的这个弥漫暗语的世界里，更多的内容不是令人感时伤怀的。《密码的形式》就是超越情感因素的素描式作品：练习、草稿、公式，求证的过程，设计的草图，说明的文字，整个画面被有意无意地分成两个块面，这是贝尔肯作品的一个显著标识。画面被一根尖利的类似针尖的桃花

心木片从中破开，与横在画面中央的一个门窗把手式的图形形成十字，门窗把手是用钢笔画出的素描设计草图，它所占据的中央位置被染成了土红色，与类似色彩的桃花新木构成换面语义心所在——密码与解码。而画面里插图式的素描草图设计，只是一种又一种形式的强调和语义重复，游戏式的求解途径，秘而不宣的个性思想，或者是一种特殊时代下，对思想形态压制下的反动。画面中的箭头，方形与锥形，亮部与暗部，开与关，走与停，数字计算，符号代码……所有的这些有助于联想的任何隐喻可以像门、像指南针、像车轮，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它的解码，而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不同的解码，可正意义上的解码，还是握在贝尔肯的手里。他为我们制造了一个迷宫，在这个迷宫中，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谜语，我们走进他的迷宫，在解答谜语寻找出口的时候，我们一直与贝尔肯在一起，一直在揣测他的意图，他成为了作品的一个部分，他一直不离左右，在与我们对答。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观我们的人，一个偷窥我们心灵秘密的人。而我们在寻找解码的过程中一直在为他创作他的作品。我们也成为他作品中的部分，与他在一起，与他的作品在一起，找到解码与否已经不重要了。大概，这就是他的密码，也是他作品的终极愿望。

随意收集的泛黄的照片、陈年的信件、孩子们的作业草稿、破损的、被撕扯的、乱图乱画的，从所有这一切之中，我们仿佛呼吸到了一种家的历史味儿。没有任何修饰，没有显示任何刻意制作的痕迹，保存完好的原生状态，与我们现实的生活紧紧相连，缩短了我们的观察的距离，因此而制造了一种亲切，体贴入微，近在咫尺，但又远在天边，若即若离的关系状态。从作品到观众，经历了由过去向现在的视觉转换，而奇妙的是，贝尔肯的作品中蕴藏的现代性建立在遍布画面的历史感上，它的意义存在于现在或未来。从《家庭作业》、《一封信》、《一本书和电影院》，到《孩子们》、《乡村日记》，都有类似的主题。而这样一种主题都是围绕着“家”的概念来实现的：家庭的成员、家的过去、家的隐私、家的故事，在贝尔肯那里被还原成记忆中的模样，剔除了感情用事，按照理性的方式排列成块面，诉诸于文字，只有照片，是我们可以在实实在在看到的过去，而照片的周围，在随意涂抹的做旧的颜色中，留给我们大片的想象空间，这正是聪明的贝尔肯留给我们的家庭作业。

虽然，贝尔肯一如既往在作品中布置个人化的暗示，但看得出来，这种私密的隐语已经逐渐地进行了自我解码，显现出其中的

社会化特性，尤其是他后来的装置作品中，流露出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认识。《男性女性摄影专页》中的女人反复地演示性的诱惑力，男性也在展示男性的诱惑力，在这里，性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权利，一种占有与被占有的权利关系，或许利用与被利用，主动与被动的雇佣关系。画家使用符号和意义重复的照片，象征性的人物肢体语言成为画面外的独白。他的视野总是很内敛，因此，我们往往不等从他的视野中伸展出去，看到他内心世界的远景，而只能折向自我的中心，对自己的质问是贝尔肯留给我们的经常性作业。所以，看贝尔肯的作品常常必须兼备想象力和耐力。如果我们期待和画家达到视野的融合，我们首先需要点亮自己心灵深处的矿灯，在这位隐士的幽闭历史中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显然，我们看到的总是我们内心想看到的一切。贝尔肯在他大多数作品中，都在演绎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，他们差不多成了连续剧中的男女主角了。他们固定不变的姿态和永远一致的场所被安排在不同的画面，成为不同的角色与背景，不厌其烦地阐述不同或相同的主题，命运、精神，或一种哲学思想，在文字的上或下，作为文字或作为图解，被拼贴、被复制、被涂抹、被改造，被画上叉或打上勾，被选择或被淘汰。总之，贝尔肯以自己的主观意志编辑着历史，在私人化的话语语境中显示历史中的现实性。《接触时的自制》是他近来的创作，他把装置与油画结合起来。从油画画面的上方有两个被绳索捆绑的鹅卵石悬挂下来，置于画面的中央，再被更细的绳子捆绑之后由几个方向拉紧，固定在画面上。两个石头本来很可能像两个钟摆一样碰在一起，但因为捆绑其上的细绳从几个方向的拉力，而使它们之间保持着缝隙一般的距离。这个作品的意义被标题作了画龙点睛的说明。

贝尔肯看似在把玩符号的语言，像一个喜欢玩万花筒游戏的孩子一样，醉心于随心所欲的偶然性。像一些把玩文字的诗人，结局往往令自己也感到意外。其实，他的随意来自于他的认真和刻意，美意中随意的拼贴排列都有素描草稿的设计。这些设计本身显然也成为作品的部分语言符号，而成为显示随意性的最直观的效果。贝尔肯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，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为我们留下许多隐语式的符号，这些符号恰好表现了他想与我们沟通的欲望是多么强烈，这些隐喻的私语在邀请我们去解读，因此，他的创作一直在继续着，直到某一天，我们的目光被他触动，开始思索，他的创作就完成了。贝尔肯，我们是否不谋而合？



1、一封信 综合技法 贝尔肯
2、男女专页 素描 贝尔肯
3、肖像 纸板、墨汁、钢笔、有色铅笔 贝尔肯
4、卡夫卡 混合技术 贝尔肯
5、成人和儿童 纸板、水彩、墨汁、钢笔 贝尔肯
6、男女专页 油画 贝尔肯

